

我与《高邮物业》的人和事

□ 温元祥

《高邮物业》创刊整十年了,至今已出版82期,用稿2000余篇。每期发行1.5万份,10年总发行量突破100万份。

我是半途中接手《高邮物业》的。起初一直是高邮物业协会原秘书长万家华担任总编辑。听他说,开始没有办公室,没有经费,没有通讯员。当时最支持他办刊的是恒久物业老总吴小强。吴总不仅给老万提供办刊场所,还赞助资金。有时甚至帮助老万找赞助商。即使在难以为继的情况下,哪怕《高邮物业》成为季刊,甚至半年刊,老万还是苦苦坚守着。

到了2014年初,在实在困难的情况下,协会将主办权转让给一家广告传媒公司。双方协议,由这家公司按市场化运作,负责编稿、排版及印刷等工作 and 一切费用,每月按1万份出刊,协会负责通联和发行。此时,我正好内退从农村进城帮儿媳他们接送孩子上学。该公司得知我曾经从事过新闻工作,便聘请过来帮忙。起初,我们也有口头协议,我只负责编辑和写稿上的事,上班时间自由安排(因要接送小孩上学),不参与广告创收。刚开始,公司几个小年轻还是蛮有激情的,专门明确一名副总挂帅这项工作,当然是以广告创收为主。但是,纸质媒体的广告实在难找了,公司原指望把《高邮物业》当作抓回去的一只老母鸡生蛋创收的,哪知一年折腾下来,亏本了几万元,仅办了4期。到年底,公司几个股东一致决议,不办了。又将《高邮物业》主办权退回协会。老万急了,说广告公司说话不算数。

也就在此时,市物业协会改选,刚从副局长位置退下来的薛建平同志被选为会长。他跟老万说,你把老温找来谈谈。因为有了多年的实践,薛会长让我拿个办刊方案,核心还是市场化运作,协会不给一分钱。出于对新闻工作比较有感情,我也愿意尝试一下。为了解决经费难题,在协会会员单位的鼎力支持下,在100个物管小区内投放读报栏,找广告商赞助。开始到南京找一家酒公司在高邮的总代理,连跑几次都没有成功。后又与几个大品牌白酒在高邮的代理商洽谈,好说歹说,最后还是没有谈成。此时,高邮人的家乡酒汇金原浆需要本地宣传,彼此一拍即合,总算解决了办报燃眉之急。

正当《高邮物业》在困境中求得生存并每月定期出版发行年的时候,赶上了高邮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大好时机。市政协副主席、原房管局局长张拥军看到《高邮物业》后,一方面给予较高评价,一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明确指

示,要扩大发行量,每期从1万份增加到1.5万份,免费发行到市直机关和城区各个部门,让社会知晓物业,理解物业,支持物业;并由局里给予扩量发行的补贴。领导的关怀,让我们更加有了信心。今年初,房管局体制改革合并住建局后,局领导继续给予支持,这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鼓舞。

我们着力把提高办刊质量放在首位。解决稿荒问题是提高办刊质量的重中之重。协会帮助建立一支行业内的通讯员队伍,并且通过举办通讯员培训班,明确奖励标准,每年表彰一次优秀通讯员,充分调动大家写稿积极性。几年中,有幸结识了一帮让我难忘的通讯员。

退休教师柏甫玉是最热心的通讯员,他在雅洁物业从事物业管理,留心身边的事,身边的人。他写稿热情高,每期投来好几篇稿子。沁园春物管小区原保安苗金鼎,是位上年岁的老同志,喜欢舞文弄墨。兆丰物业的陈忠友,喜欢写作,而且文字水平不一般,是一名优秀通讯员。雅洁物业公司总经理李长俊对宣传工作非常重视,他经常让办公室主任胡仁苏投稿,最近还专门将在一线工作的卢长琴抽调到公司总部,重点从事公司宣传方面的工作。

泰和物业公司有3个骨干通讯员,一位是沁园春小区项目经理祝启俊,他很勤奋,辛勤笔耕,几乎每期都有他的稿子;另一位是碧水新城南苑小区项目经理刘学珍,她不仅小区物业工作做得好,而且忙里偷闲投稿,被评为优秀通讯员;再一个是办公室主任居鹤清,他曾经在乡镇机关工作过,有较强的文字功底,一段时间写稿一发而不可收。

紫金城物业公司副总王世庆,是一名部队转业干部,在部队还搞过一段新闻。转业地方后长期从事企业党务和宣传工作,退休后被物业聘用。他写的稿子有观点,有新意,有文采,受到读者好评。

年过七旬的原农林局退休干部周瑞凤,既是碧水新城南苑小区的业主,又是一个关心物业、喜欢写物业人故事的老通讯员,深受大家的夸赞。还有退休教师周实银,张文明和于树华等,经常投稿,反映物业的人和事。

陈金兰长期担任龙腾花苑项目经理,经常发现身边感人的事迹。一次她对我说,我不会写稿子,但会拍照片,请你们刊登。后来,她真的拍了不少反映物业人风采的图片。

除了物服行业上的通讯员积极投稿外,行业外也有不少作者纷纷投来稿件。如我市文化战线上的老前辈陈其昌,时常传来一些关于高邮名人轶事的作品。

正因为遇到了这么多好领导、好同志、好通讯员,《高邮物业》才得以茁壮成长。

可偏偏遇上我三天两头摘橘子,我和母亲还不断给他洗脑:橘子长出来就是给人吃的,挂在树上久了枯了,反而难看。没人吃橘子,橘子好不寂寞。时间长了,父亲看我摘橘子,也会来帮我挑选哪个更甜更大了。

□ 陈思

此刻,我惬意地吃着橘子,看着父亲在伺弄他的花花草草。不知是我吃橘子刺激到他,还是怎的,他突然严肃地说道:“你要写写文章,你多久不写东西了?”我一脸愕然,这是怎么了,这是?我从上大学开始就不写东西了呀!只见父亲拿着不知哪来的我们东部机场集团的报纸:“看,这是你们的空港报刊,你应该写点东西发表发表。”“这东西我哪会写,简直摧残我自由的灵魂。”父亲气得丢下手里的报纸,走向我,似乎要与我长篇大论一番。我见情形不对,连忙改换营地来到厨房,“妈妈,我把汤圆买回来了。”装作一副乖巧的模样。这些年在家生存我总结了一个定律,就是:同一天内爸爸妈妈只能得罪一个。果然看见我和母亲相相相爱的样子,父亲没有追着我进厨房。

午饭,没有吃到我的汤圆,母亲说要留到晚上再吃。入冬以来,体重飙升,却仍抵御不了外头的寒冷,也不知身上脂肪有没有尽职发挥它御寒的作用。虽然怕冷,雪还是要下的,下雪还是要欢喜的,毕竟自己是大雪天出生的,没点浪漫的情怀活在这世上还有什么意思呢? 韩国有初雪炸鸡啤酒,美国有圣诞雪橇麋鹿,我们中国也有冬至饺子汤圆。哈哈,顺便学习一下24节气,不负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。

与国外娱乐至上而产生的万圣节、圣诞节不同,中国的传统节日总是包含着沉重的感情,但所有节日最终都以一大家子一起吃个热乎饭为圆满。这大概便是我们中国人对团圆的执着,对家的依恋。

这可能便是中国人的浪漫吧。

高邮城乡以太平命名的村庄、街道较多,如人们熟知的市区城南有太平庄、高邮经济开发区有太平庄(俗称“南太平”“北太平”),界首镇还有太平街等,而以太平命名的巷子,唯有城区北门外的太平巷,且有“南有百岁巷、北有太平巷”一说,均有平安吉祥之意,是一个十分热闹的巷子。由于时代的变迁和多年的风雨洗礼,尤其是经过“文革”的疾风暴雨,太平巷的原貌几乎荡然无存,加之“文革”期间又易名为和平巷(“文革”后又复名),因此昔日的太平巷已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,年轻人更是知之甚少。然而,一些上了年纪的人,对当年的太平巷却记忆犹新,难以忘怀。

如今的太平巷位于市城北医院的南面,是一条宽二米多、长一百多米南北走向的巷子:南至东台巷的路北,与南面三元桥巷贯通,东与珠湖南路、西与斗鸡场巷平行。巷内部分未翻建的房屋为平房四合院,前庭后院。

建国前后,乃至“文革”前,太平巷是颇有盛名的,并以“三太平”著称,即:太平巷、太平庵、太平桥。相传早在清代,东台巷内的铜井巷李姓家有一女,因信命出家,为遂其愿,李家出资,在巷内北首专门为其兴建了庵堂,名为太平庵,又称李氏家庵。庵子大门坐西朝东,占地面积近两千平米。庵内为大四合院,正殿坐北朝南,正殿和对面及西侧均供奉着不同觉位的菩萨。正殿、经房和尼僧房舍约占整个面积的二分之一,其余为庵堂的菜园,尼僧吃菜基本自供自给。庵内共有尼僧约十人,原主持人称“大老祖”,“文革”前最后一位主持师太法号果定。与太平庵紧邻即在巷内东南侧还有一座坐北朝南的莲慈庵,占地约一亩,原主持师太法号玄庆。太平巷究竟是由庵得名,还是太平庵由巷得名?如今实难考证。太平巷内由于北首有太平庵,庵子的北边还有一座连接南北、造型别致的

在高邮月塘社区,有一个人称“三太平”的地方,即太平桥、太平庵、太平巷。

解放前,这个称之为“三太平”的地方,一年四季,没有一日

闲静。在那兵荒马乱、苦难当头的旧社会,老百姓都期望过上平安太平的日子,他们把希望寄托在这三个吉祥的地方上:谁家娶亲嫁女,都要路过“三太平”,以盼今后的日子,幸福美满,一生平安;谁家有人亡故,出殡后也要路过一下“三太平”,心中期盼着从此家庭日日平安,年年幸福。

我在新巷口小学读书时,每日都要途经太平桥,不过,那时的太平桥早已塌陷,不留意还看不出桥的踪迹。曾经从西向东的一条河流和多座桥梁,现已被建成平坦的水泥大道,名为新建路,太平桥桥位早已被城北医院住院部大楼压在地下。太平桥早已既无名又无实了。

“三太平”之太平庵,过去还是小有名气的。这个庵内尼姑不多,只有七八个人。当家的叫能云,一般人不叫她名字,都叫她大师父,也有人尊称她“太爷”。其余五六个尼姑都在二三十岁,她们叫什么,我就不太清楚了。这些尼

我才咿呀学语的时候,就遇上了“三年自然灾害”,吃过树皮,咽过草根。后来树皮草根都难找,就吃糠烧饼、观音土,瘦得皮包骨头。

困难时期,我虽然没有饿死,但“幼笋”营养不良。后来老是面黄肌瘦,吃东西没有胃口。

一天晚上,母亲从工地上回来,给我带了一大块又香又脆的锅巴。她笑嘻嘻地对我说:“小来,这锅巴是工地炊事员炕的。炊事员说锅巴健胃,你吃点。等你胃口好了,吃得多了,身体自然也就好了。”那晚母亲为我煮了一大碗糖水锅巴,我吃得香喷喷的。打那时起母亲对锅巴“情有独钟”。工期结束后,她特地拜炊事员老李为师,学习炕锅巴的技巧。

母亲每一次炕出来的锅巴,大小、厚薄、颜色、口感……都是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”,就连老李师傅尝了都赞不绝口。 有一次,母亲

海顿是十八世纪奥地利伟大的作曲家,被称为“交响乐之父”和“弦乐四重奏之父”。海顿的音乐热情、典雅,富有幽默感。他用音乐歌颂生活,歌颂大自然。

夜听海顿《弦乐小夜曲》弦乐四重奏,心灵漫无目标地穿越幽谷小径,弦乐闪烁着温柔的快乐,在魂牵梦绕的追忆中越发轻松愉快,放慢脚步一路走进云端仙境,在月光的抚爱下,心灵的深谷激起万般柔情,美少女

太平巷的故事

□ 王国成

小木桥,又称之为太平桥,河道东西流向,与现在的月塘河相连,故称“三太平”。

太平巷仅有百米长,而太平庵、莲慈庵就占了巷子的半壁江山,太平庵当时在邨城北门外属于规模较大的一座庵堂,加之又有“三太平”之称,因此香火特别旺盛,每逢初一、十五或黄道吉日,两庵真可谓香客如流,多为祈祷、许愿的,为亡人诵经做佛事的。

与太平巷南北贯通(中间为东台巷,东西走向)的三元桥巷也是颇有吉祥寓意的小巷。三元,顾名思义三元及第、连中三元,三元桥又有连接天、地、水之意,因此城里城外,凡遇婚庆喜庆、黄道吉日,尤其是迎亲的花轿、出殡的灵柩,都要从太平巷、三元桥巷经过,以图吉兆和平安。

太平巷,即太平庵、莲慈庵的南面,东西两侧主要住有王姓和郑姓等几户人家。巷子东侧的郑姓,曾是大户人家,因房产较多、院落较大,故有郑家大院之称。西侧王姓为书香门第,其曾祖王寅,清末民初是邨城颇有名望的文人(邨志对其有记载),清末曾应试今泰州海陵入泮(秀才),副贡生。此人为明代高邮双凤堂(明代皇帝赐匾)王氏第十七世孙,曾自办学堂,教授乡里,门生众多,且著有《北海渔唱》等词集;曾带领邨城文人墨客捐款修缮文游台,深得同仁与后生的敬重。

如今的太平巷虽已时过境迁,然而昔日太平庵的诵经木鱼声,太平桥小河的潺潺流水声,巷内不时响起的喷呐声和阵阵鞭炮声以及人们的喧闹声,经常回响在老一辈人的耳旁,勾起对陈年往事的回忆。

姑平时除了跟着师父学经文,还要读书识字。每逢初一、十五,她们都要到庵子周边二三里范围以内信佛人家念经,收取的报酬不多,但够维持全庵

吃喝花用的开支了。

太平庵的尼姑和当地群众关系较和睦。她们把冬天下的雪收集起来,放在一个洁净的容器里密封好,待第二年夏天供那些久热不退的孩子饮用。据说喝了她们储存的雪水,一两天就退热了。太平庵施舍的雪水,从不收钱,就是为了修个积德行善的好名。

文化大革命期间,小小的太平庵也不太平了:庵中的佛像都被“小将”砸得精光,所有的尼姑都被逼迫还俗。

太平巷北起新建路,南至三元桥,巷道全长约一百米。解放前巷内住有洪姓、曹姓、张姓几个大户。解放后,这几家的住房均被改造,产权属国家所有,留下一小部分供其居住,其余部分分给了无房居民。现在太平巷虽有二十多户居民,但白天各家各户不是上班就是从事个体买卖,很少有人闲居家中,整条巷子倒也平静。

忙,就招呼我烧饭锅,结果我多烧了一个草把子,饭锅炕出焦味。母亲快步赶过来,一边帮我用草灰盖住锅膛里的火,一边对我说:“炕锅巴

除了煮饭时水要放得适中之外,更重要的是烧饭锅时,要注意火候。这样才能形成厚薄均匀的锅巴。饭盛完后,要小心铲光锅巴上的剩饭。剩饭铲完了,再用火钳挑个火把子绕锅底烧一圈,火候恰到好处,轻轻一铲,锅巴就离锅了。”母亲有时还顺着锅边滴些油下去,那炕出的锅巴吃起来脆刮刮的,又酥又香,就是打两个嘴巴子也舍不得放手。

母亲的“锅巴菜”也拿手,糖醋锅巴酸甜可口、浇头锅巴色香俱全,还有锅巴茶、锅巴羹……

锅巴是否有健胃的功能,我没有查到科学的依据,但自从吃了她炕的锅巴之后,我的饭量“一路飙升”,身子骨也棒棒的了。

明亮的发丝轻轻扬起,夜色穿透春意的光线。这是温柔的海顿按捺不住激动吟咏出的天籁诗篇,活泼热忱,淋漓尽致地重复着单纯的故事旋律,妙不可言。

一遍又一遍地夜听海顿,眼睛禁不住湿润。

很多经典音乐最宜夜听,让自己在心曲的迷宫里频频感受大自然柔和迷人的夜色,清芬的气息,带着孩童般的真挚,看着流星在天边坠落,甚至向远方投入更美的视线,满足心之所往,等待夜间幸福的来客。

话说“三太平”

□ 丁长林